

陣

紀



中華書局

陣

紀

何良臣著

叢書集成初編

陣 紀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八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陣紀序

自班定遠起家投筆後之爲武弁者類嘬然曰吾獨不得龍泉三尺吾豈憂醜虜哉其於文事直敵等視之耳而操觚染翰之士日誦博士家言亦惟嘬然謂一第可立致其於韜鈐之籍又奚啻敵等視也豈非文武異用而通才難乎迺際明何將軍蚤歲嫵于文辭籍然以詩文名寓內而宇內諸名公僉以詩文知際明其所著乾坤游等集業亦輒詞林而復出其緒餘爲陣紀如干篇鑿鑿足當實用匪徒拾前人咳唾董董盪浮聲也者以故握管從戎輒投輒効總督李公司馬楊公雅重之入蓮幕日與訓飭府兵及籌諸邊要務蓋深當於其言也嗟嗟際明所謂今之通才非耶走惟西虜跳梁隴右多事今上方宵旰西顧興拊髀之思藉令際明仗鉞登壇得一出奇當虜燕然勒勳前無古人矣際明文邪武邪噫嘻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累世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際明爲不龜手有年矣誠一試諸用其何有於封走晤際明燕市而際明交懽雍丘徐直指善長走往備兵黃龍值善長行部遼左手是編爲跋序焉輒爲題其端如此善長其亦當余言乎

萬歷辛卯三月長垣成遜題

陣紀後序

何將軍良臣者浙之餘姚人。人曰將軍善辭賦以其餘談將略壯詩人氣。又曰將軍善將略以其餘工辭賦銷武夫氣。二者局論也。將軍知兵自結髮從戎海上不能取偏裨任近南烽寢北市通將軍董董供莫府牙門將安得左秉鉞右秉麾一鼓一金萬隊進止靡弗象指者乎。將軍愴愴乎悲焉以故感槩亡聊仰天而呼不應輒寄之歌詠以暢發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爲不得爲之情也。將軍才所著有軍權陣紀利器圖考制勝便宜凡四種徐侍御善長獨當陣紀爲括兵將急事先助諸梓將軍辭賦集舊不以乾坤游名乎。自嚴選更說劍齋橐說劍齋在燕市中將軍曾以貧賣劍王司馬元美止之將軍忍貧以存劍今顧說之其齋中又辭賦所嗟嗟將軍辭賦迺傷夫知陣無所事陣而託聲于詩人吻也第獨怪其兵術諸書又溺于武將軍曰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然余與徐侍御不局論將軍。

萬曆己丑仲春賜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合肥友弟黃道月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陣紀四卷

明何良臣撰。良臣字惟聖，會稽人。弱冠棄諸生從軍。嘉靖閒官至薊鎮遊擊。是編皆述練兵之法。一卷曰募選、束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二卷曰奇正、虛實、衆寡、卒伍、技用。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火戰、夜戰、山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共六十六篇。明之中葉，武備廢弛。疆圉有警，大抵鳩烏合以赴敵，十出九敗。故良臣所述，切切以選練爲先。其所列機要，亦多即中原野戰立說。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也。明代談兵之家，自戚繼光諸書外，往往摭撫陳言，橫生鄙論，如湯光烈之掘穿藏錐，彭翔之木人火馬，殆如戲劇。惟良臣當嘉靖中海濱弗靖之時，身在軍中，目睹形勢，非憑虛理，斷壤袂坐談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猶爲切實近理者矣。

陣紀目錄

卷一

募選二篇

教練三篇

賞罰四篇

卷二

奇正虛實四篇

率然二篇

卷三

陣宜三篇

戰機三篇

卷四

摧陷一篇

車戰一篇

因勢二篇

騎戰一篇

陣紀 目錄

步戰一篇

火戰一篇

山林澤谷之戰一篇

以上共六十六篇

水戰三篇

夜戰一篇

風雨雪霧之戰一篇

陣紀卷一

明江左何良臣惟聖甫著

募選

募非握機無以合衆。衆非精選無以得用。所以倏忽而能合千百萬者必握其機也。以數百卒而能橫行敵境者善用其命也。善握機能應變於倉卒。善用命能出銳於不窮。故募貴多選貴少。多則可致賢愚少則乃有精銳最喜誠實獨忌游閒不在武技勇偉而在膽氣精神宜於鄉落田農深畏市井狡猾衙門玩法蠅強偏拗宿留女相閼論迂談膽小力弱之輩於是首取精神膽氣次取膂力便捷須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選之。但四十以上膽氣精力日漸衰憊不任勞苦是爲老兵然雖衰憊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經戰鬪慣識夷情者又當別選爲司教司戰乖覺曉事誠慎細密備諸山川進退險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膽力倍人精神出衆而智識過一隊者立爲伍隊之長更於伍隊長內揀選材藝伎倆堪作千百夫長者爲一營之司率負出羣異衆之才果敢憑凌之氣者宜卽舉爲偏裨將部曲侯捷能飛檐走壁而殺人放火技能奇巧異人而駭世驚俗術能窺天測地而預知吉凶之類俱應選入中軍爲心膂之用大率其選務精而其用在膽伶俐而無膽者臨敵必自利有藝而無膽者臨敵忘其技偉大而無膽者臨敵必累墜有力而無膽者臨敵心先怯俱敗之道也噫日有短長月有益縮一卒

之才烏有全具苟無全具須於四種內選之分其類教之而我之號令明嚴進退有制而卒之藝高技熟樂奉指麾則膽自張氣自振矣吳子謂短者持矛戟長者習弓弩強者掌旌旗勇者司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主謀雖未盡選兵之詳大略亦是

今之選卒多以三百斤鐵石器令其試力然亦一說也但徒試其力而不觀其精神是粗礪鈍漢耳臣謂能舉鐵石器而更觀其耳目伶俐手足便捷者爲中選年齒脣力耳目手足如式而膽藝過者爲上選身軀偉大而膽氣武技倍者爲頭領年齒相若耳目手足如式而力不能舉重涉遠者爲下選中有勤於學藝敢於作氣者即是用命之士又當復選於中上之上或無學無才無謀無識而謬誇張大云有祕能神術者是爲誤軍之姦無藝無力抑亦衰年託分情書弄喉掉謊來求錄用者是爲亂紀之卒獨鄉野之人懼官畏法誠信易於孚感而且不敢度測我籠絡之術卽繩以重威使其入伍便畏軍法繼以恩信彼旣畏法便知感恩畏法感恩心自制服制得其心則士可用此承平選士不易之規也設若一時有急或當亂離欲驅老幼用烏合集市人而能必勝克敵者另是一段機宜與前之募選遠異大抵不出致之以死地而使其人自爲戰也重誘以爵賞而使其慕戰樂鬪也激發以忠義而啓之以怨仇也悚告以利害而悟之以多方也此當與知兵豪傑心會意符而變化之耳似不可對迂生庸將爭口舌之利鈍焉惟束伍以致其節因力以授其器信必以服其心分門以教其技此四語無分有急承平但欲用兵便不可缺其一

束伍

凡束伍之法在疾而條理嚴而簡便設或兵士募齊隨卽過堂唱名便選選定就編伍隊每隊用藍旗押下記其本管營伍本身籍甲年貌疤痕記尺寸効力住居習藝分投填註牌冊明白次日兵士各領腰牌衣甲旗幟器械官目各領腰旗符號聲色馬疋或布古人已成之陣或演自我新變之圖謹其出入必由營門而士卒不得與鄰營他伍私相通好所謂能使敵敵之夫一鼓就列者卽此理也伍列既定禁令已出伍長必識伍人之惰性音聲隊長必察一隊之膽力強弱自偏裨將以至於伍隊長由上而下各以結狀甘結於大將軍處結云並不致其有嬾惰怯弱嫖賭爲非逃脫頂替等情犯者甘與同罪少有犯禁違令卽時處以重刑更嚴連坐使其心知畏法相信也士畏我法令乃行矣令旣行則隨手指麾驅之特易故曰伍定而後令行令行而後教戒教戒而後陣堅陣堅而節制自重

伍編而分列分列而陣成但編列之義古今諸將用各不同然不外乎前後左右中若出五法使似無源之水取之卽竭也周制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而臣之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隊一百二十五人爲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爲總五總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爲營五營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人爲鎮大約用一萬八千人成一鎮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爲奇零之用餘皆倣此其雜隊易伍奇正相變之時每徵二而存三分三而合二

授器之要。因其短長編列之宜。隨其地勢。每以槍筅弓弩標銃爲長兵。刀鎗釤鉢牌斧爲短器。其錯雜利鈍。須教以不泥。故令年力稍大而有膽氣者。習長牌。年力壯健。進退莊重者。習狼筅。年少利便。手足捷者。習藤牌。年壯偉大。殺氣精神者。習長槍。驍勇活潑。而運轉飛騰者。習短器。形小體輕。而堅健伶俐者。習鳥銃藥弩。老實本分。力能肩負。而甘爲人下者。爲火兵。以火兵而殷勤學藝。自致精銳者。亦必舉爲頭目。所以步隊有火兵。以供本隊飲食。騎隊有汲養。以贍本隊水草。車乘有典。輶掌爨。以司進退。食息其各兵器。當刻本營本隊本兵姓名于上。以油漆罩之。無使模糊混雜。庶遺棄可稽。仍置短柄黑繖一把。裝之以囊。背袋一箇。以繩二條。跨於兩肩。腰間繫緊。且不礙於用藝。其鞋襪。號衣。盔甲。短刀。椀篩。乾糧。茶脯。及救急藥餌。鹽梅之類。悉貯於內。或漆竹筒。少可帶酒。以解倦也。須坐臥不離身畔。以備率後調遣。最忌任意飲水。恐墮毒奸。亦慮陡生疾病。

伍束列編。授器之後。當卽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吳子謂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必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大足以戰。小足以守。惟其心能和。其氣能激。則士不勦而自戰。不守而自固矣。爲將用兵之道。已得大半。故法曰。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務令將吏與軍士情同父子。義若弟兄。疾病相扶。患難相救。寒暑飢飽。苦樂均之。不得倚強染而凌卑弱。恃先進而欺後來。必遵教令。以習藝。必知忠義。以自持。一入伍。使其便識生死必共之情。是爲不浮而同義也。軍能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則自無科剋虛空之弊耳。然科剋之弊。起自奔趨承奉。乞譽求名。既得患失。鑽刺應酬之事。

不已故也。伍隊虛空之弊，始自塘報、健步、巡綽、哨探、差遣、跟隨之役占多故也。當事者不籌良策，惟行禁裁，殊不知此項不但不可裁，而抑亦不可少用。然則如之何而處之也？必以召募精能之輩，另置奇零雜流之隊可也。議者又欲省費，勢必取諸衛所軍餘及府州縣民快代之。夫軍餘民快之來者，多包顧積年，熟於玩法，且其效用不敵募卒十之一，而其工食尤不減於募卒之需。况深重軍情，大不利於積玩，爲國省費，詎在此乎？至如庸將貪饕，故意虛空，復有納班賣假之弊，甚於科剋之咎者，是以知實伍之法，苟非同志英傑，誠通上意，明察下情，相胥而振，恐終不能致充足而得實用矣。且伍不實，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進退自相靡摃，未有伍不實，教不行，進退靡摃，而能變化不測，應命於無窮者也。以是而知實伍爲用兵之至要。

教練

世稱練兵，而不知練兵之法者多也。苟不得其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用。善練兵者，教藝有師，教戰有率，列不攢擠，亦不迂疏。前看心，後看背，左右看兩肩，此係整行齊伍之要言。短兵有長用，長兵有短用，長短因其宜，舉手無不利。此是教藝用器之切語。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聲，教其耳；以進退之節，教其足；以長短之利，教其手；以賞罰之信，教其心。此即五教不易之大綱。五教既熟，器具亦精，迺使其意氣和順，情性逸閒，鼓而進，金而止，同其心。一其氣，指之前，麾之後，顧之左，應之右，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其梆鈴板鉞、箭角之節，鼙篥鎗叭、哱囉之音，起火坐礮、臥笛之號，悉皆變隊易伍，出伏用疑，分合

奇正進退遠近無窮不測之密令也。他如動靜啓息解結徐疾錯雜紛紜方圓曲直輕重衆寡斜銳廣狹晝夜風雨行坐臥立履峻臨險每變皆習習之既久必致允協而得其神化雖散處鄉閭田野自是不失矩度率然遇變亦能以倉卒當之其法以十人學戰而教成百人百人學戰而教成千人千人學戰而教成萬人萬人學戰而教成三軍於是嚴禁令寬赦宥開發人之志意杜塞人之奸回尉子謂明乎禁舍開塞之道者此也。教練經月而有武藝不精進退不熟變號不識者治之以法教師司戰伍隊長連坐有差三限不精熟者重按以令仍扣月餉以賞能者教師司戰伍隊長同罪千把總偏裨將連坐有差必使其歷深溪也不煩舟楫凌山阨也不待鉤梯所謂徑其絕地拔其恃固獨出獨入而人莫之能止敵在山緣而上攻敵在淵沒而下從其奮擊也如怒霆其輕迅也如飄風致之於死亡之地而人莫敢自爲之計能如是迺可稱教練之卒用兵之雄。

前之所以教練武藝節制行列者總爲張膽作氣之根本兵無膽氣雖精勇無所用也故善練兵者必練兵之膽氣夫人之膽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預知氣有勇怯其勇怯不能憑識人而膽小雖勇弗用膽不足以氣雖大弗張是以氣爲一身之用死生榮辱係焉能作其氣而張其膽則膽與氣俱用之矣然非絕技不能衛張膽之身所謂暴虎馮河者徒恃其膽力也設若兩軍初交有人重被槍刃而先躡一軍之氣挫矣雖千百人有膽氣者見之亦必餒抑假使千百人負膽氣者更精武藝而節制素行自謂無所往矣無所往則固而膽氣自十倍於常時將必騁其藝奉其制憑其膽奮其氣以登凌其一人之先躡

者亦必忘其傷振其怒隨千百人以決進故善練兵之膽氣者必練兵之武藝軍而無陣猶人之無四維虎之無山谷不可以一日存也陣而定整出有節也入有制也予有權也奪有衡也負膽氣者不得獨先而致蹶精武藝者不得恃技而亂衝其進也齊勇合一如奔潮之入錢塘其止也如崇山深林使敵敢望而不敢進其變也分如掣電合如烏雲聚散率然倏忽萬狀其退也前忽爲後後忽爲前虎正龍奇旋坤轉乾故善練兵之武藝者必練兵之陣法是以陣法爲武藝之綱紀而武藝爲膽氣之元臣而我之號令又爲陣法之司率也戚繼光曰操手足之號令易而操心氣之號令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斯言最當如武場演跳進退分合縱認真教習不過謂之筌蹕其無方之應變實出武場教習之外所謂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能必令其無難方可稱練銳之卒故使士卒熟識我之陣法而莫待其預測我之用變化也

平時學藝器械須重臨陣器械宜輕此爲練手之力學戰必以重鎧使其負重利便則臨戰身輕古者練足囊沙日漸加重每跑里許不令氣喘是得捷趨之法也大凡人之氣力日用則強日惰則脆故不令其安閒自疲抑不使其勞頓太過水兵宜習陸戰陸軍須慣水情習慣既便入舟則知水用登陸不泥變分况水陸之戰其機則同他如車騎之用數變正奇馬步之出妙在首尾三者迭更翼前伏後若使應變熟嫻器藝利便視聽一齊就可取勝原無異巧神術也吳子謂治兵之要教戒爲先爲國之道先戒爲寶故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也知兵者能深思必自得不觀北人乘馬南人架舟習之也

苟能分科督教其藝自精其習相成藝精習成猶耳目手足之從心自然渾化無所梗滯矣昔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戊子戰於郕勝之於巢門武王以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甲子渡於汜勝之於牧野齊桓公以銳車三百教卒萬人威行海內天下莫當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接諸侯莫之能難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丘戰而五勝之東征庫廬西伐巴蜀北迫齊魯令行中國以王霸之兵亦未嘗不以選練至精而能致用今之時將兵不知選還不知練練不知精精不知令而欲驅驕脆疲老不堪之卒將應命率然以克敵者不亦難哉

致用

人莫不有賢愚才莫不有奇拙識莫不有淺深事莫不有窮竭善用人者必盡用其賢愚善用才者必盡取其奇拙負遠識者必預得其淺深善料事者先已判其窮竭固亦有假人之長以補其短用人之才以發其氣所謂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純白之裘者取諸衆白也惟大將軍能致其所長而必益之以長因其所短而故適宜其短乃能統率賢不肖之志則其力自并而其用自神顧欲得賢而才靜而大識天時地利人事之用明分合進退盈虛之情而復能禮下豪俊舉讓同列者令其總攬計謀贊應倉卒揆度天道綏保萬民太公所謂心腹一人探行能公賞罰酌安危於未萌決嫌疑於可否太公所謂謀士五人核災祥明去就驗識推時司占審候太公所謂天文三人遠近險易山澤斥瀉形勢利害無失其所太公所謂地利三人考歷代之興亡究術家之同異制械選兵教戰作氣太公所謂兵法九人

預備蓄儲通達餉道。量寡計多，損益出入。太公所謂通糧四人，執銳披堅，風馳霆擊，力能攢虎，亂敵部伍。太公所謂奮威四人，旗鼓令下，鬼氣神疑，倏忽進退，三軍一齊。太公所謂伏旗鼓三人，高固壁壘，深險塹溝，任重持難，嚴我守禦。太公所謂股肱四人，考校藝文，博論今古，拾主將之遺補，主將之過釋已成之仇，弭未然之禍。太公所謂通才二人，施卓異之事，行詭譎之謀，應變無窮，非人所測。太公所謂權士三人，察言觀色於軍中，因往知來於四境。太公所謂耳目七人，犯險難，攻輕銳，而心無所疑，特威武勤激勸，而使人奮勵。太公所謂爪牙五人，播主將之德能於遠近，挫敵人之聲勢於無形。太公所謂羽翼四人，開闔敵情，伺察姦變，因其所來，即以爲聞。太公所謂游士八人，能爲譎怪之事，以誤人，依託鬼神之靈，以惑衆。太公所謂術士二人，治金瘡於陣上，療疾病於營中。太公所謂方士三人，計營壘之增減，算資糧之缺饒。太公所謂算法二人，六韬之王翼篇，則以七十二人各盡所長，分統輕重，爲股肱羽翼之佐也。然太公之書，真僞固未可考，但盡人之才，以致其用，似不失爲王者之略耳。今之爲將，不坐於自滿，則病於蔽忌，如格外之賢，無以自見。設當有事，勢如拉朽，於是而知得致用之機權者，必無敵於天下。故軍中宜有儲將隊、材士隊、異術隊、祕技隊、膽勇隊、羞過隊、激恩隊、敢死隊、恨敵隊、乞降隊、亡命隊，須另致一軍，馭以誠信，爲不時之使，必令其名實相稱，無孤置隊之義，則倅食自銷，實用自得，又不可以省費爲說也。

軍中惟爲使之才尤難，而一言之得失，則三軍解結死生係耳。有因隙立端，詳言足意者，必能使人聽，泛